朗朗瑞藹盈門固知京師薦紳且相率稱祝歌
闕宮之章太史冠服委蛇謝賓客入奉太夫人
觴出望拜　闕下惟　天子達孝令臣獲將母
稱壽京邸也大夫人其益愉顔順志以康遐考
將百年而未有艾不佞與來問言者辱徼通家
之誼恵藉寵輝又安有極耶

增刻芙蓉館集卷之七

漳浦楊一葵翹卿父

序

誥命錄序

明興二百餘年宣猷展采之臣以治行上最者
咸得褒崇其所生以示酬功而國家有盛典
覃恩中外亦得推及厥親以廣錫類煌煌乎耀
絲綸而光寰寓矣恒山霍公自其先祖父世篤
文學抱奇不試公由名進士起家擴前人未發

之業顯揚而光大之三為令而愷悌齊稱兩持
刑而明允並著又兩為守而神明合譽敭歷藩
臬益布弘抱惠澤遍於陝以西河以南遂仗大
中丞節出鎮雲中凡海內頌功德者皆謂公端
方博大沉毅精明愛民如子視軍士如家人慮
公不及私謀國必計遠亶社稷之具瞻封疆之
重望乃慶德所貽義方所訓公未嘗不欽欽誦
先公而思徵　國澤以尊崇也于是以先後貤
封者彙而成帙敬付諸梓某得捧而誦之夫
天子所以寵褒公世德嘉公之忠勤勞勩及二
尊人之姱脩懿淑信而有徵美而足傳某何容
贊一辭惟某以職事受公鞭策朝夕宇下竊窺
公撫雲中未數月所計安邊境繆綢桑土儼虎
豹於在山壯　國家於盤石是公之孝以作忠
忠以明孝也者功日益懋而望日益隆
天子且召公入筦樞機佐盛治益褒寵公尊人
又何有艾矣

皇明名臣言行錄序 都察院試

夫闡揚世教表章風化莫大乎言立綱陳紀敦
軌樹範莫大乎行是以英詰之士垂楷于萬年
而尚友之方希跡于竹帛此不朽之盛業無疆
之令聞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乘乾而興紹天闡繹
列聖繼統仁漸義摩雲龍風虎之會何彬彬乎
多才也以耳目所睹記或佐　命于干戈倥偬
之際或贊襄于重熙累洽之時或啓沃于　深

宮重閣之中或敷政于窮荒遐陬之竟是故匡扶世運名勒旂常底定邦家勳紀彝鼎則諸臣之所以竪功名也叩首　玉堦九死是甘裂麻瓚闥剖心不悔則諸臣之所以明節義也摛藻則天壤增光抒謨則雲漢生色文明纏于奎壁輝光燦乎琬琰則諸臣之所以黼黻　皇猷也剖判鴻濛包絡宇宙調劑民物弘開治象則諸臣之所以闡明道學也大業光乎来裔休聲浹乎于茲縱不能人一其意見家齊其謙論總之垂世範俗立極綏猷真所謂百世之師今古為烈矣學者尚論曩昔神交千載唯是善言善行是訓是遵豈其失隳而竟寥寥為嗚呼教湮于世久謂先臣何道絶于人亡謂後學何于是付之剖劂用以表揚往烈昭示将来固亦千古一盛事也哉

丁使君平漳寇錄序

豫章丁先生先是為吾漳郡李六年所乳翼而善良者所鋤鉏而蠹賊者又所鑪鎔而譽髦者德蒸蒸厚矣而其大有造於漳而最著者莫如平潘國佐謀寇事蓋俄頃之間而四境謐如也漳人立祠至今祀之不佞是時從父老里中朝聞變告賊萬餘人猝攻漳州方徬徨問計安出少選又報賊已平渠帥就擒餘黨鳥獸散寔出丁使君定畫授筴吏民安堵如故夫以國佐之

黠鷙沉鷙揣事料機上抉天文下覈地利中度人事抑何其伍變奇中也當舉事之時群賊偵得我邑君廬陵王公夜馳入郡議欲要道刦之佐謂浦令奕奕神明未可得志焉已而追之果弗及也者天兩郡城埤壞佐謂埤之堵數奇必得志焉若偶則未可動也衆遣諜數之果偶也而回詭言奇於是卒及於敗卿使賊聽佐言用其三筴紓徐而圖之則禍當未已天未厭漳幸而先生在事素慵奸雄之心而奪其魄假令偽入驃騎者內應火起城中大軍繇敗垣突入事雖不濟其所屠戮殺傷亦當無算漳之民何辜而以膏肉塗鋒刃也則先生之所以授事者彌變于未萌撲燎于方揚豈不大有造于我漳者耶漢庭汲長孺守成深堅素著大節至使淮南沮其逆謀龔少卿最稱賢良至渤海而盜賊解散則漢人主猶用之緩焉而使天兵潢池其傷實多矣故天下無害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事至而見功不若未

事而收功見功者顯而小收功者低而大夫先生功顧不大哉先生自吾漳　召入為御史以攻權臣之黨而出補外既踐更為關中兵使者討平黠虜移禦海寇又為忌者所中今　國家多事東方跳梁　徵天下材官多智習兵之士為縣官禦侮有如先生才畧誠畀節鉞之任又何憂者定焉不佞來豫章讀先生所為癸未紀寇慨然久之迺敘其大都如此夫不佞於先生為門下士固漳人也而敢忘使君功也哉

荒改錄序

今天下談治者無如守令難矣蓋蒼黔之所繫命也不幸而適丁荒歉之會其難更什伯焉自非真有肫懇之思超越之見長遠之慮未有不至于束手而無措者故曰救荒無奇策夫策且無之何論奇耶而其獨於汝南荒改錄竊覩我大中丞霍公之奇焉公以名進士推擇為汝南郡守會歲之不良倏而苦旱倏而傷霖禾黍凋殘倉廩蕩滌民併日而炊且弗給禦國門握鼠

雀膾妻孥而食之不厭也所在盜起某某為之
魁聚衆行刼幾與黃巾赤眉等至厪
天子宵旰下　明詔遣鍾御史齎金錢數十萬
緡往賑之民始欣然冀更生然而賑亦難言矣
廣莫之野萬姓錯雜假令賑者不必貧貧者不
必賑則蚩蚩之民慮無不憤惋於中而瞋目語
難者故先臣丘文莊公嘗竊嘆之以為計莫如
施粥而施粥之弊愈益多端蓋熟思之而竟無
其策已以今觀於我公開河之役可不謂策之

至奇至奇者乎合一郡饑民而聚之河計工予
粟民得自食其力而豪胥黠吏無所肆乾沒所
糜粟僅七千七百有奇所全活亡慮數千萬人
卒之河成亦郡萬世之利也彼勸新佛宇者開
左道之門請給告身者啟鬻爵之漸夫皆大君
子所作為要之策孰與公奇哉至如議蠲議賑
議修城置戍行之中窾施之當厄總不過周禮
十二荒政中事而公又善用之者也既而公再
轄中土輶軒所至民扶老携幼驩極而泣軹車

道終日不得去獨民心良哉彼其人皆公向所肉骨而生者也而惡能舍公也今公以櫛鉞來填撫雲中雲之於中土抑又遠矣有如天降禍灾徉有方千里之急其去而之夷易耳余度公未雨之計有預定於胸中者顧其策奇未易以尋常逆覩而茲制荒政錄直見一班耳因序而刻之以示雲中守令有能師公之意而見其奇者乎亦公之所樂相與以有成者也

重刻宜泉先生訓言後序

司馬鳳鸞馬公仗節鉞而制三鎮也某辱在宇下云司馬公自筮仕以來所至敦羔羊之節而經綸贊襄莫不臻于實際說者以為公王父宜泉先生及太翁觀察公世德淵源不獨天挺之奇而先生故有訓言為司馬公所著鑑者一日出以視中丞南溟霍公某獲寓目焉則益信言者之有徵也蓋先生自武陵歸公以童年侍山中親授性命之學輒欣欣有得既而用世先生

益貽書惓惓以絕紛勵廉講畫人才改事涵養本原期於大用公奉而行之唯謹以故出權浙關毫不為染歷楚藩臬如權相之熏熾曾無所濡足其間寧夏之變關內為震公從容授筴竟戡大難撫卿陽上谷二鎮膚功爛焉今且以司馬行邊建安攘之烈

天子眷倚方未有艾豈不於都甚盛而公猶欽欽無敢忘先生之訓也夫先生慶家人咸曉之隙告戒勸諷無一語及私如世人脂潤之謀彼中庸以下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又安能如公之正身率物秉節不移惠徧黔黎而功垂社稷也燕貽繩武可不謂後先重光哉霍公思所以廣先生志而揚公之美請付梓人傳之既序其端矣某無侶敢綴數語末簡唯是某外父南寧守與觀察公同登進士習公家世每為誦福慶之隆先生寔啟之而家君仕楚時兩得奉公約束沐寵休甚今某又得事公於雲中奉讀先生之訓而託姓名于不朽世世服膺明德又

豈不有厚幸哉

詩韻序

自沈休文著韻書肊列四聲而後代搞藻之士奉若三尺蓋犁然畫一矣然以余所見諸本纓絡多舛魯魚易混殊為厭苦適雲中之暇稍稍編輯成帙象聲象形各惟厥類聊以自娛耳友人梁甫氏見之喜甚強付梓人以公同志憶余自少小學韻語時每欲跳逸而出輒又逡巡而不敢于亂行也便詆光祿何桎梏乃爾而梁甫亦謂是英雄欺人也夫乃嚴畫一以鼇壯士心

也哉

瓚溪霍公詩草序

公既以大中丞開府雲中矣余不佞朝夕受事得時時聞所為制虜機宜灑灑不啻詳焉而公又時時為余談汝南時事也則以詩草一帙示余余受而卒業曰大丈夫執經生語致身通顯輒嘐嘐慕古而有志乎不朽之業與致攸適觸景成吟文采垂世孰大於詩而必使韻協天和語能驚人精神發于其所不可遏涵養藏于其所不盡露非才與情合其道曷繇哉公詩諸體

皆備而茲刻獨近體也請言近體夫近體之受
籥于律嚴矣律在令甲紀不可干律比音節毫
不容爽唐歆自異漢魏成一家言而今率摹肖
唐人乃求異者整頓標格間自失其豪岩不然
則持鉢嗜餘字比而句櫛之形與神不相屬意
與象不兩遇是畫虎也吾懼其不成矣不知夫
律本森然亦本自然葭灰在管候至輒飛萬竅
八風籟各以天耳神有所必會意有所必通才
有所必至情有所必合獨柰何以萬象之羅束

縛于方寸之幅也公之言曰余不佞束髮談詩
漢魏而下唯知有唐而唐莫過于杜氏少陵余
之于杜枕籍若而年矣亦唯是志之所欣焉而
樂道之安能字比句櫛以自鑿其天和夫余何
必盡為杜也嗟嗟公之不為杜者乃其所以為
杜者乎今觀公之律不繩削而工不探索而與
不獻推而韻自鏗鏘不立異而語自驚人是何
一而非杜也人謂少陵憲章漢魏而取材於六
朝至其自得之妙則先輩所謂集大成夫其自

得也即其所謂自然也其自然也又安往而不
森然也少陵詩冠千古而公乃酷肖少陵盖其
才情之所發如電掃雲流不可止遏儗而議之
曰杜曰唐云耳公寧知其為杜為唐也者余于
是有以窺公之深矣公奚囊甚富而刻止于律
律又止于七言盖有所未及刻者也方公之守
汝南歲比大祲至厪
天子明詔遣一御史齎金錢數十萬往賑之公
左提右挈賴以全活者甚衆時盖稱倥偬矣而
倚馬揮毫輒成篇帙即今開府雲中談兵如指
諸掌虜有所要索一聞公語即咋舌而去以故
邊烽不聳中外晏然公復得以其間操觚而乘
之不朽余時時得就而讀之而未肯盡以示人
也夫公敉荒則指顧而甦民困秉鉞則談笑而
折虜衝顧余又聞公在玉門時犁虜庭而上首
功歲無慮千百數
天子褒嘉之詔無歲而不下也而皆雍容自如
絕無一毫張皇之態今閱其詩亦莫不雍容自

得而絶無一毫沾滯之意是公渾厚融洽之性
固已禀之自天故無論文章政事而無非是也
豈獨詩然而又豈獨得之於杜者然哉
聖天子西顧而念封疆之臣甚苦行且以端揆
召公其所為鳴　國家之盛又不止此而余竊
以是詩卜之也是真所謂不朽之業乎哉

玄隱軒詩序

方士功先生之棄比部郎歸也遂以詩名海内
海内能言之士無不頌稱北面會家大夫或豫
章守事不佞某從邸中寫得先生所酬接珠璣
一二讀之神翩翩乎嵩徃既南遊太學與先生
從子伯閣同舍為文字交最雖又習聞先生轉
古日益遠恨無緣面質請以薄技奉鞭弭未幾
釋褐為豫章理官獲事先生則豈非生平大快
哉夫不佞於先生為後進者也辱先生拆行與

締相知詩賡酒敵花遊月賞相與究皇王之略
窮宇宙之變觸時事之感備恢諧之娛先生如
三峽懸流九河決注無所不極又咄咄顧伯闇
以為非不佞其莫當也余謂以先生其才當出
入承明搜金匱石室遺文補成一代鉅史不亦
當如皇華使于四方採風俗陳聲詩和鳴　國
家之盛廼區區一州僅僅一遷隨令優游自放
吟咏自媮豈能盡先生之用也者志士不無扼
腕然于今誦先生詩宛委深至包羅峻絕挾風
霜而走日月鑠山川而垂天地是名世之至言
不朽之盛業也則先生所得孰為多乎且屈平
被放作離騷韓非說難作孤憤虞卿窮愁而著
書賈誼幽憂而賦鵩假令先生不困抑益老其
才而深其用惡能文采彰施當世可傳于後無
疑乎伯闇裒先生詩付殺青氏授簡不佞為序
其端夫先生握海內藻柄四十餘年不佞固後
進者也且以薄技奉鞭弭安能序先生詩也哉

梁甫吟畧序

明興二百餘載文治翔洽我浦衣冠蔚起修詞奮藻方駕二李何王間至于隆萬之際彬彬盛矣若林公悅劉國徵兄弟並啟大雅而林德芬胡以惠吳亮恭諸公共播雄風蓋無不躡青雲之秀賡白雪之才然未有山人顯者獨梁甫氏開其先梁甫去諸生而修千古之業既覆事王元美先生而交于二林劉吳諸君子又與不佞結盟社驩且久所著有梁甫集唱和吟百懷吟

談秘述聞述考諸集無不包籠百氏驚耀千嗣
不佞先已兩為之敘矣屬者見訪雲中更相與
揚扢古今出所携奚囊幾若東方之瓊不佞因
復選其近體詩合二百篇梓之俾梁甫獲藉焉
雖以遠遊而取裁于大方然惟錄其近體何也
蓋近體之稱為律於詩最嚴彼兩軍交壘決勝
敗于須臾律則為臧不則凶三尺之刑死生僅
在一握耳惟律而民得不寃夫律談何容易哉
信才以馭法法詘而才益蕩信法以詘才才縮
而法益羈意不勝而跳乎辭將意閒而辭俱失
辭不勝而跳乎理將辭索而理反病要使才與
法顯意與詞達字無累句句無累篇以至于宮
商合調骨相俱完張詩家之六伐樹吟壇之赤
幟梁甫其庶幾乎昔王元美嘗嘲梁甫詩太類
唐人實心許之而不佞前序中謂梁甫博而奇
文不先秦兩漢不談詩不漢魏盛唐不詠皆足
稱實錄哉梁甫工為詩非止近體梁甫工近體
又非止二百篇不佞特選其畧如此語云嘗一

鬻知一鼎客歆索梁甫詩亦可以知梁甫矣

梁甫集序

梁甫遊吳越間盖自其蚤歲今二十餘年矣始於越師事朱汝虞夫子則已盡得越中之秘既而復事王元美先生則又兼得吳中之奇以故吳越知名士榻無不願為梁甫下而由是足跡幾遍天下即遨遊公卿之間又無不願為梁甫擁篲也顧梁甫又重義樂施不愛黃金以濟士之急性好浪遊時時以詩酒自娛酒後耳熱散髮長歌到處題咏聲鏗然若出金石焉此其襟

期才調自當與兩司馬方軌並駕隋唐而下豈
足伯仲哉頃余入豫章別且一年已而謬奉衡
文之檄方發南浦而梁甫遂至相對喜甚而又
惜其將別也夜坐並酌談開闢所未有事脫巾
起舞四顧大笑直以爲天地間唯吾兩人耳而
梁甫因示余集十數卷余觀其春容大章文不
先秦兩漢不談也詩不漢魏盛唐不咏也秋抉
二酉胸吞雲夢蓋已五臟幾乎嘔血眼中曼無
今古矣梁甫乎梁甫乎技一至是乎余將爲梁
甫謀諸梓而以兩人者交最久知最深宜有序
然梁甫業已登作者之壇名滿天下余也竊竊
五斗未知稅駕行藏岐路余甚慙梁甫矣奚以
序梁甫梁甫曰衡門之改非余不可萬世之業
非子不可士期不朽曷有岐哉余曰唯唯遂書
之爲梁甫集序

唱和詩序

梁甫覽極群書稱博矣而又能用之於奇夫奇不在博而博所以奇奇善用其博者也方梁甫少時與不佞同出虞嶽朱夫子之門夫子以為梁甫才也令梁甫當一隊而不佞犄角之便可雄視中原乃梁甫有聲譽序而不佞擯棄迨不佞叨對　大廷而梁甫已厭薄儒冠不事事事山人語以圖不朽此其志亦奇矣茲歲不佞謁選天官因得與梁甫聯轡出關中探韻問奇對

酒往歌輙成篇帙不佞不自知其不能也時時倚歌而和之夫梁甫方善用其博而不佞故自表其踈梁甫方善成其奇而不佞乃自露其拙假令並帙而觀將不有續貂之誚乎梁甫行矣必謁夫子試錄此以進其奇之也而賞識之也者惟夫子其弗奇之也而必改之絃易之轍也者亦惟夫子夫夫子天下聞人也則必有以命之矣

蕉蘼社草序

世之言曰文章羔雉耳余乃曰文章所以傳神也文不由中神不附焉要以厚積而徐發之其光乃奮故季子觀詩而知列國之風文固可以觀風亦可以觀人哉豫章諸生之譜衆矣而袁子輩其最著者也刻蕉蘼社草成持以示余問序焉余讀而卒業蓋洋洋乎大風也哉夫詩之為義廣矣大矣然總之不離乎性情人情發則易過激則易偏是以噓唏者傷瀾漫者淫憤懣

者怒慷慨者迫彼顓任其悲歌漱烈之氣亢然
自以為高而不知其蕩性踰情安所取裁乎故
夫子刪詩必以温柔敦厚為教而其于小子也
惓惓而曰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
高皇帝御寓廣厲博士家言其制義必程矩矱
諸稍戾于軌者禁不錄蓋無非所以讋恇英雄
之心而消其豪宕之氣士既喁喁向風矣以故
節義文章之彥彬彬輩出蓋觀于其君臣父子
夫婦朋友秩秩如也固邦家而死封疆斷斷如
也效豈不章哉今以觀于社中如李繩伯用詩
起家業已治溧陽有聲即袁吉卿亦在孫陽廐
矣而恂恂若處子彼其于詩也不已深乎諸生
衡居而談英英欲向天衢藝誠高然豈以取世
資為羔雉而已固將以用之耳其于興于觀于
群于怨何如也夫居則操觚而袖秘思出則展
錯而垂旂常率性平情軌世厲俗用不戾吾夫
子之訓而克究其温柔敦厚之施者于以和鳴
國家之盛謂非今日言詩之功乎哉則烏乎文

之不可以知人也若乃秉春華之藻而馳當世之名際雲龍之會而懸國門之價則購之千金自有知者又何事乎余言

兩生草序

始懋啓試郡邑有司輙時時冠諸生也蓋家伯兄實同事焉而先後視學吾鄉者則又未嘗不國士遇之也時余方童耳每從伯兄所讀其文輙欣欣神王即又從疇人中望見顏色固已心知其為懋啓而未敢請也戊子余與伯兄待試南雍而懋啓亦至至輙若有契焉余即蹴躪乎然懋啓讀余文未始不心許余也已而就試而各罷歸夫余兄弟且無論乃懋啓亦數奇哉遂

約為燕遊辛卯並馬入長安柳色鶯花到處唱
和因僦居相隣理舊業盖余三人行不離趾談
不移席也而乃公喬峯先生亦以歲薦至先生
曩嘗舉于鄉而為其子甲所抑令復與懋啓待
詔公車顧其心壯甚余每與伯兄相顧而嘆之
以其時即聯翩而取榮名豈難乎而皆以六月
息即伯兄亦復罷去而余乃倖叨一第荊璞見
擯而碔砆獲售吾甚愧吾懋啓哉頃甲午懋啓
已儼然豹變矣而伯氏又且抱一經歸則燕人
士無不為懋啓伸眉而又無不為伯氏咄嗟也
夫余所夙昔相期許者三人耳余得一理官日
執爰書從大夫後所出入一不當懼干天和而
叢民怨也而囊三木者日呼號堂下見之而心
愴則又時時為詢其寃狀而歆白之輙又懼上
官之不余信逡巡持牘而彈其可否幸稍稍相
信寃狀得白而後喜可知也俗吏哉俗吏哉懋
啓方隆隆向天衢木天燃藜旦暮遇之視此何
有哉無何喬峯先生謁選得粤懋啓視先生署

中取道豫章訪余滕王閣上賡和鏗然朝雲暮雨以不寥寥乃復出其制義示余夫余久不談經生業而懋啟猶惓惓焉其以余為知懋啟也乎余則何敢辭而又其言曰吾將歸而與長公謀剞劂也余不佞幸甚伯氏得附驥而余亦以一言綴于末簡所藉不朽豈不多哉故為述吾三人之素如此若其播芳揚藻知都門之紙將有千金其價者則海內人士所以識懋啟輩意也而非懋啟示余意也

一映篇序

伯子應卿貽書不佞葵曰頃　聖政維新加與海內更始予待　詔金馬門得縱觀

天子禮樂之盛固亦布衣之榮哉唯是少小受庭訓咿唔佔嗶未有得當以報二人而無負

聖天子右文之治夫予則何敢忘也吾鄉玄亭先生蜚聲計署執耳藝林于是有急就篇予得伏而讀之盖勃勃技癢也不揣學步聊以永日而其謂予猶有蓬之心乎哉不佞葵長跽卒業

喜動顏色客徵狀不佞曰伯氏少負鄉曲之譽翱翔黌序者若而年而數好奇所揮毫輒欲談人間所未有語以是數困蓋三舉而三見黜也頃已載筆中秘猶然不忘先資其咿唔弗輟庶幾乎背城一戰若曰吾期得當以無負

聖天子右文之治而以報二人焉耳夫予則何敢忘也壯乎哉觀其文可知也則如之何勿喜遂以付剞劂氏因其自命題曰一吷

遼哉亭稿序

長卿幼好奇居恒慕司馬相如之為人也其為文章務稟之古故時時屈其曹偶焉於是刻適哉亭稿成而以問余余謂文不可遼雖然不遼不可為文顓遼則強彼以從我而神不王不適則強我以從彼而情不暢世變江河末流誰挽向令長卿猶然世俗之見乎則汪洋自恣何所不可遼然于本來面目消滅殆盡是木鷹耳奚當於文以今觀長卿所搆往往先名理而後脩

辭故辭修而理自現前則長卿之所為適也神王而情暢深乎文矣鼓而進之未可量也長卿勉哉持此以贊都人士以為何如長卿曰唯唯謹受教請毋採春華而忘秋實

引

刻經驗良方小引

余束髮為四方遊車轍馬跡殆半天下焉而所接見岐黃氏亦自不少閒與談論有所得輒援筆識之蓋不啻盈篋矣歆付剞劂以公諸世唯是東西南北燥濕之性不必人人諳故劑即良恐不必人人效也躊躇久之邇嘗試其一二有投之而輒效者頗以為奇已又投之而又輒效夫然後信其劑之果良也特為刊行示不敢私

即治岐黄家言者得是方而共濟余之所不及
濟乎將使世躋仁壽之域則余心愜矣

五溪丁氏義敷引

夫古人睦族要以合而不散於是為大宗小宗
之制而祖宗基創成業亦惟子孫守之世世亡
劉故葆世滋大有基無壞易取萃渙書著肯搆
所繇來尚矣五溪丁氏著姓族衍而蕃厥祖新
居代遠頗把丁先生計為新之使子孫毋忘本
源捐家食穀二百石以濟宗人貧乏收其息二
分而積之蓋作十年規可得七千餘碩便興營
繕不俟謂先生是舉也潤飾鴻業系而綿之仍

而蟄之顛而植之有二善焉而又當濱荒窮阨之日行斯義事昔淹仲淹氏義田寔置自宦成後樂履其順者也以今視先生至難矣夫先生豈不亢宗豪男子哉

自刻豫章集小引

豫章文獻甲天下天下士譚風雅者咸稱北面云不佞自入豫章日治城旦家言安所稱文辭逢心適生故業就荒間有所吟咏結撰要以聊塞應酬已耳迺復以辱殺青此何異冕旒衮裳鳴珂佩玉濟濟蹌蹌共聚一堂而白氈赤袷之夫舞蹈其前侗不自知其醜乎蓋尼父謂不齊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吾且以是為羔雉稱北面於豫章諸君子也者非敢謂談風雅也作豫章

集引

自刻畫脂篇小引

夫余則何敢言詩矣然亦時時諷詠自適夫乃以詩適也非能適于詩者也詩誠難言矣三百篇而下作者已稍不逮矧余又從吟咏模倣間得之紛紛俗慮適興揮毫未嘗問字于宗工稟成于筆匠也欲以比方作者不亦難乎然則何以有是刻刻余之所適者間嘗取而讀之則未嘗不掀鬚大笑也其以為詩耶其以為非詩耶業已奚木何論覆瓿哉嗚呼吾以適吾適也又

安計夫詩之適不適也

跋

靈碧山賦跋 己酉

家大夫備兵廣左蓋三年之政已成一旦念先大母心怦怦動也遂拂袖歸又十餘年矣于是就芙蓉山之前有小山靈碧者依其麓而考槃意得甚乃闢蓁莽增結構泉石花木之勝登臨吟咏之適將於此老焉蓋山之廣袤數畝僅僅一培塿耳而標以名象輒成清賞亦何必輞川平泉裴晉公湖山王開府園亭而後愉快也唯

是大人冥心至道悟契真詮毅然出處視軒冕如浮雲隨寓自安歌咏見志而小子葵乃馳驅塞漠作萬里遊羈滯六載空嘆車耳仰愧　國恩俯慚庭訓盖每讀大人所為山房賦若詩則未嘗不爽然自失也適伯子入燕復直　中秘書因與謀再鋟諸梓庶幾朝夕寓目若親承大人之杖履謦咳而奉止足之訓也者小子亦且賦歸去来矣謹跋

題

題姜爾一成功庄手卷

初家君守黃州一時彬彬多文學之士其最得意為姜爾一及朱康侯二生故以文章意氣交驩家君既去備兵東粤而爾一中睚眦之禍其事甚奇適余不佞行役過黃梅會瞿睿夫孝廉為述其事因示李本寧太史所為訟寃狀不佞亦作書二通致之楚當道者謂生青雲士不宜滅沒非久爾一復諸生且束裝北遊太學而朱

康侯念爾一家貧何以使妻孥得自給乃割所
置田數十畝遺之俾爾一無內顧憂語具成功
庄記中其事又甚奇嗟嗟古人不可作古誼不
可見管仲鮑叔之知幾為千古絕響跡康侯年
最少而好行其德楚多君子慷慨節俠如遺田
事抑何其偉也要以爾一有至行康侯有至誼
相與有成合為雙美氣耀日星名轟宇宙誰謂
古今人不相及乎今爾一既往太原訪本寧先
生又來雲中訪不佞抵掌辭去卒業成均庶幾
恢舒十數年之發憤奮步青雲而康侯亦且從
楚起與爾一共建旗鼓馳騁中原相期為不朽
業使天下後世人益傳而誦之固不止此哉